

陝西文史研究丛书

唐三彩



阎存良 著

三秦出版社

序 言

陕西曾经长时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先后有十多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历时一千二百多年，差不多占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三分之一，并因之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中心；同时，在陕西建都的周、秦、汉、隋、唐时期都充满了辉煌，这又使陕西成为古代中国强盛时期的集中代表。

开展对陕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就资料方面而言，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受到特殊重视的国度，历代积累下来的文献资料、实物资料浩瀚如烟海，其中涉及到陕西的也多到看不过来，然而这些资料基本上是围绕中央王朝的宏观角度而产生的，从地方史的微观角度能够加以利用的并不多，也很不容易。譬如说，我们要知道唐王朝首都长安的情况，是很容易查到很具体的资料的，但要了解当时的陕北、陕南的具体情况，那就很困难，其难度一点也不下于别的地方。这里长安是属于中央王朝史范畴，而陕北、陕南却只能归于地方史。显然，中央王朝史不等于地方史的简单叠加，而地方史也不等于中央王朝史的直接分解，想利用中央史的资料解决地方史的问题是不容易的。此外，从研究的方面说，以往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而许多很具体的历史文化门类却少有涉及，即使有文章中谈到也比较肤浅和零碎，缺乏系统、

深入的专门探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更为少见。这样，围绕陕西就有非常发达的中央王朝史，非常发达的政治经济军事史，也有很不发达的地方史、专门史；古代许多煌煌史学巨著都出在陕西，大历史学家司马迁、班固都是陕西籍人，但唐宋以后陕西当地人士所修的地方史书、方志，却难于获得高的评价，在全国产生大的影响。质言之，围绕陕西历史文化还缺乏质量的微观史、地域史、专题史。

陕西可供展开研究的题目应该说相当多，有的还非常有意义，深入研究不仅是拾遗补阙，拣起一门被遗忘的史学缺门，也不仅仅是温故知新，而是其本身就有值得研究的价值。站在史学研究的角度看，研究那些过去少人研究的史学门类，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将那些潜藏着的历史文化资料发掘出来加以研究，甚至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也能有具体的参考作用。用今天的话来说，研究它们就是盘活一种古老的文化资产，让它能够存量变增量，成为促进西部发展的一种动力。举例来说，陕西历史上的森林、植被情况怎样？采伐、破坏的原因何在、程度如何？这就直接关乎到今天的林业建设，关乎到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如何实现的问题；又譬如，弄清楚陕西的石窟寺开凿、破坏、保存状况，实际也就是关乎今天旅游业发展的一种资源调查，是促进我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基础研究。

由陕西历史博物馆和三秦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的《陕西历史文化丛书》，正是在各种陕西通史、陕西断代史之外的又一套关于陕西的历史丛书。它们是陕西的专门史、偏门史，作者们基本上都是中青年文史研究者，或者其工作与文史研究有关。作者们普遍很年轻，风华正茂，富于朝气，受过正规的基础教育

序 言

和专业训练，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参与本丛书的编撰，是自身学养与工作经验，以及文字表达等各方面的能力释放，也是一种检验。其中有人是第一次参加类似写作，这种处女作就更加有意义。为了发现新人、锻炼新人，本书在制定选题计划时有两个考虑：一是应该选什么角度，二是可能选什么角度。前者是在通史、正史之外的大范围内，偏重于文化角度，特别是物质文化角度的各种题材，只要有益于陕西历史文化的深化与进步，适合广大读者的要求就都可以选；而后者则是哪些人适合写哪种题目，只要有合适的人选就可以确定某个题目，如无其人则可以暂缓。要是有人在我们考虑的选题之外，自告奋勇要承担某个题目，我们是会认真考虑的。这样作，更加有利于发现人才、推陈出新，或者说叫标新立异。总之，在选题方面我们采取灵活的办法。

在写作方法方面，我们没有划固定的框框，为的是鼓励多种方式百花齐放，鼓励多学科交叉和更多进入新生学科、边缘学科，鼓励学术创新和文化创新。现在的历史文化研究，早已不是纯粹的史学研究，而是涉及诸多学科的互相配合、交叉、渗透，也进入到很多边缘学科与新生学科。譬如前边提到的林业史，真要写起来，它本身直接涉及到的起码包括植物、地理、土壤、地质、水文、气象、物候等学科，以及相关的属于人文方面的垦殖、采伐、战争、木材加工利用等，再稍微展开，又会涉及到林中的动物，包括走兽、鸟类、有益的和有害的昆虫等，还有森林受地震、天文变化的影响等，都不是单纯的历史学能够概括得了的。我们希望本丛书在比较宽阔的知识层面，能有各种新的见解，能给人以启迪；在文风上，我们主张写得生动活泼一点，既有较高的学术含量，但又有浅显、优美的文字，让

唐三彩

人看起来比较轻松，有所收益，成为一种文化维生素，一种赏心悦目的精神享受。

从已收到的文稿看，其质量普遍是很不错的，有些甚至出乎我们的期望值。作者们展开想象的翅膀，涉及范围很宽，竭思殚虑、用心用力，以很认真的写作态度下笔，字里行间不时闪现出智慧之光和一股股朝气、锐气。当然，个别地方的考虑不周，有些文笔还略显稚嫩，有些资料引用和处理、见解看法未必都妥当等问题也是有的，我们都尽量向作者们指出，以帮助他们修改。但即使如此，由于我们审校水平的有限，完成的书稿肯定还会有瑕疵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望每一位看到本丛书的读者不吝指教。

在本丛书的首辑出版后，我们也将根据读者的反映，不断总结经验，以利提高，争取全丛书的质量愈来愈高，给广大读者奉献一套精美的文化套餐。

以上编者的话，是为序。

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01年5月

前　　言

唐三彩是唐代盛行的一种工艺美术陶瓷，是唐代手工业方面一项杰出的成就。千百年来，唐三彩以其色泽绚丽莹润，造型美观，形态自然，生动逼真，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等特点而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堪称中国古代工艺品中的一枝奇葩，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从大量的考古资料看，唐三彩起源于汉代的铅釉陶，当是铅釉陶发展的新品种。汉代的铅釉陶多为黄釉或绿釉，因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故又称“北方釉陶”。到了南北朝时期，铅釉陶中出现了多色釉，如在黄地或白地上加绿彩，或黄、绿、褐三色同时并用，这种多色釉器物为绚丽多彩、晶莹匀润的唐三彩的烧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了唐代，铅釉陶的制作工艺出现了一个飞跃。多种彩色同时交错使用，工匠们用这种工艺把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塑造出来。

陕西唐三彩多发现在唐代贵族权要的墓葬之中，数量之多，令人惊叹！伴随着唐三彩的出土，考古工作者也在积极探寻烧造这些三彩的窑址。本世纪50年代，河南巩县曾发现唐代专门烧造三彩器的窑址。根据西安地区出土三彩陶器、陶塑数量比洛阳还多，特别是大型陶塑长途运输并非易事之情况，学术界推想西安附近也应有烧造三彩的窑场。1984年，考古工作者终

唐三彩

于在铜川市黄堡镇发掘出唐三彩作坊和窑炉，至此，学术界的推想得到实物佐证。

陕西出土的唐三彩，题材广泛，造型丰富，极富表现力。其造型特点是浑圆饱满，小中见大，精巧而有气魄，单纯而有变化，表现了唐代的风格特点。以俑类为例，雕塑大师和工匠们既注意人物和动物的外形，又十分注意他们内在的精神状态，做到形神兼备，以神为主，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你看到的马不是一般的马，而是具有不同性格不同姿态的马，你看到的三彩人物，也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具有不同种族、不同内心活动的人，真是惟妙惟肖，引人入胜。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给高度发展的艺术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长安不仅是世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世界的文化中心，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亚、非、欧各国商人既通过新疆西域陆路，又通过广州、泉州等海路进行广泛的商业贸易，随之而来的国外的文化艺术，少数民族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源源不断地传入内地，印度的佛教艺术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些艺术之花无不渗透于唐三彩作品之中。

唐三彩这种杰出的艺术作品，不但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而且也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唐代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使盛极一时的唐三彩奇迹般地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目前所知，发现唐三彩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伊拉克、伊朗、埃及、意大利等。唐三彩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对这些国家的物质文化发展和社会生活均产生重要影响。在唐三彩运销世界各地的同时，三彩工艺随之传出海外。借鉴三彩技术，西亚的波斯烧出了“波斯三彩”，朝鲜的新罗烧出了“新罗三彩”，日本

前 言

的奈良烧出了“奈良三彩”。唐三彩在国外的出土和带有异邦民族特色三彩的烧制成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由于唐三彩的影响深远，唐帝国灭亡之后并没有绝迹，宋、辽、金继续生产。与唐三彩同属一个体系的琉璃和法华，也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到了明清两代，唐三彩的釉上彩技术，经过景德镇能工巧匠的革新改造，推出了素三彩这个新品种。

本书以陕西地区历年出土的唐三彩为主，结合有关文献、实物资料，对唐三彩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因本人学识浅陋，书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望方家教正。

目录

一、沉睡千余载的艺术瑰宝重现光彩	
——陕西出土唐三彩	(1)
二、唐三彩的渊源和制作工艺	(17)
1. 唐三彩的渊源	(17)
2. 唐三彩的制作工艺	(27)
三、陕西唐三彩窑址——黄堡窑	(32)
四、造型各异 新颖别致	
——唐三彩的种类	(41)
1. 三彩器皿	(42)
2. 三彩俑	(56)
五、形神兼备 恢恢如生	
——唐三彩与唐代社会生活	(68)
1. 唐三彩与唐代妇女	(69)
2. 唐三彩与唐代娱乐	(79)
3. 唐三彩与唐代的健身活动	(88)
4. 唐三彩与唐代交通工具	(93)
六、兼收并蓄 泽被异邦	
——唐三彩与中外文化交流	(97)
1. 唐都长安	(97)
2. 唐三彩与胡人	(100)

唐三彩	——	
3. 唐三彩与外来文化	(103)
4. 唐三彩的对外传播	(107)
七、推陈出新 源远流长		
——唐三彩工艺的发展	(115)
1. 宋、辽、金时期的三彩	(115)
2. 琉璃和法华	(122)
3. 素三彩	(128)
附：唐三彩的鉴定	(131)

一、沉睡千余载的艺术 瑰宝重现光彩

——陕西出土唐三彩

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釉陶器，釉色有黄、绿、褐、蓝、黑、白等，其中黄、绿、褐三种釉彩为基本釉色，因而人们习惯地称之为三彩。所谓三彩，并不是每件器物都具有三色釉彩。在三彩器物中，有的只具备上述几种彩色中的一种颜色，人们称为单彩或一彩，带两种颜色的，人们称为二彩，带有两种以上颜色的则称为三彩。唐三彩的胎料是白色的粘土，因釉料中含有大量的助熔剂铅，使釉的熔点降低，胎体表面的釉料在焙烧过程中向四周扩散流淌，各种颜色互相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斑驳瑰丽的三彩釉。

唐三彩是唐代工艺美术中的优秀代表作品，它像一朵怒放的鲜花，和同时代的诗歌、散文、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作品和谐地构成一所壮观的百花园。然而，唐三彩毕竟不同于其他艺术作品，它由唐代无名艺人创作，凝聚着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能工巧匠们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无从查考，传世作品也极为稀少，在学术研究上更不被人们重视。

20世纪初，为改善中国东西交通，开始修筑陇海铁路，当

唐三彩

工程修至河南洛阳附近的邙山脚下时，挖开了一批古墓葬。在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为数众多的三彩陶器和俑人形象。古玩商将这些器物运到北京后，引起了古器物研究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的重视，外国商人也纷至沓来出重金购买，于是，唐三彩蜚声中外文物界。这些沉睡一千多年的艺术品不断流入北京，一时“邙墓间物充斥都市”。新中国成立后，私自盗掘和奸商们的非法贩运行为被禁止，由国家文物部门和考古研究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科学发掘和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辛勤努力，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及其周围地区唐墓和唐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唐三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璀璨的艺术世界。

长乐公主墓——在礼泉县烟霞乡陵光村，西北距昭陵陵山约一千米。长乐公主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五女，长孙皇后所生，贞观十七年（643年）诏陪葬昭陵。该墓共出土随葬品123件，以釉陶为大宗。品种有武士俑、男立俑、镇墓兽、牛、猪、羊、狗、鸡等。

张士贵墓——位于礼泉县烟霞乡马寨村西南约300米处，是唐太宗昭陵的陪葬墓之一。张士贵曾为唐辅国大将军，葬于高宗显庆二年（685年）。

该墓共清理出各种遗物409件，其中有彩绘釉陶俑207件。这些彩绘釉陶俑，胎质均洁白坚硬，表面多施黄釉，也有施白釉者。男、女俑的脸部全涂有红、白粉，人俑和动物俑的眉、眼、须都描黑，嘴涂红色。在多数人俑和马俑的身上施加彩绘和贴金，特别是女俑的衣着和马的鞍鞯都描画和装饰的非常细致和精美。人物俑类有男立俑、男胡立俑、持物男立俑、男牵马俑、女立俑、女坐俑、男骑马文官俑、男骑马武士俑、女骑马俑等，

动物俑类有马、鸭、牛、羊、狗、鸡等。

郑仁泰墓——位于礼泉县烟霞乡马寨村西南约500米处，是唐太宗昭陵的陪葬墓之一。郑仁泰卒于高宗龙朔三年（663年），麟德元年（664年）陪葬昭陵。

郑仁泰在新、旧《唐书》中均无传，仅在《本纪》及《东夷传》等部分简略提到了一些他的事迹。墓志记载郑氏生平甚详，可补史书之不足。根据郑仁泰墓志记载：郑氏在李渊起事之初，已效力于李世民秦王府内，与李世民渊源极深；在高祖武德九年（626年）的玄武门之变中，是参与机密的重要人物之一；曾为“凉、甘、肃、伊、瓜、沙六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唐时上述六州相当于今甘肃武威、张掖、酒泉、安西、敦煌及新疆哈密等地，是著名的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该墓随葬器物共计532件，彩绘釉陶俑大宗，另外还有彩绘陶俑、石俑、陶瓷器等。彩绘釉陶俑共466件，胎质洁白坚硬，表面施黄、绿釉，釉上彩绘，少数还贴金。各种俑全为模制。人俑品种包括武士俑、仪仗俑、男立俑、卷发俑、侏儒俑、女立俑、男骑乐俑、男骑武士俑、男骑俑、男骑猎俑、女骑俑、镇墓兽等，另有动物类如骆驼、马、猪、狗、羊等。

唐墓中发现大量彩绘釉陶俑，在陕西地区来说，这是第一次。尤其是这批彩绘釉陶俑在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它是我国雕塑艺术和绘画艺术紧密结合的证明；所塑造的人物或其他动物均形象逼真，色彩鲜艳，其中少数俑尚用贴金，这样使得俑相更加美观。这批釉陶俑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唐代社会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研究唐三彩的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依据。

李凤墓——位于富平县吕村乡，是唐高祖李渊献陵的陪葬

唐三彩

墓之一。李凤是唐高祖的第十五子，封为虢王。葬于高宗上元二年（675年）。

该墓共清理出文物330件，其中陶器（包括三彩器）12件，陶俑225件，石刻12件，各种饰物约87件。三彩器物有双联盘和长方形榻。这两件三彩器物是目前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早期产品。

契苾明墓——在陕西咸阳。契苾明为初唐名将契苾何力之子，契苾氏为西域铁勒部的上层，贞观六年（632年）归唐。武则天时，封契苾明为左鹰扬卫大将军，兼贺兰都督，袭爵凉国公，葬于万岁通天元年（696年）。

此墓出土唐三彩俑、马、骆驼、狗等30余件。三彩釉色以棕、黄两色为主，在器物的不同部位分别涂抹，釉彩自然流淌交融，但釉色较为单调。

永泰公主墓——位于乾县之北塬。永泰公主名李仙蕙，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孙女，中宗李显的第七女。大足元年（701年），年仅17岁的公主因私议祖母，触犯武后，与其夫武延基同被逼令自杀。中宗复位后，于神龙二年（706年）陪葬乾陵。

俑是永泰公主墓随葬品中最多的一类，共计达878件，可分为陶俑、三彩俑、木俑三类。三彩俑有68件，全用高岭土制成，质很细，胎较硬。品种包括三彩男骑俑、三彩女骑俑、三彩女立俑、三彩男立胡俑、三彩男骑胡俑、三彩马等。墓中还出土三彩生活器皿104件，绝大部分破碎残损，仅少数几件因未经扰乱而较完整。除个别为红土胎质外，其他均为白瓷土胎。胎质硬度不一，有的很松脆，有的比较坚硬，但均不及瓷器胎质的硬度高。制作方法除个别为手捏或模制外，多为轮制。虽

沉睡千余载的艺术瑰宝重现光彩

为同式器物，但因尺寸大小，仍略有差异。釉色有单彩和多彩的，单彩以赭色和淡黄色为最多，绿色次之。多彩有赭、黄、白、绿、紫、蓝等。主要器型有三彩碗、三彩三足炉、三彩注盆、三彩四耳小罐等。

懿德太子墓——在乾县县城西北约3公里处，是乾陵陪葬墓之一。懿德太子名李重润，唐中宗长子，葬于中宗神龙二年（706年）。墓中残存出土俑类计905件，有三彩和陶胎彩绘贴金两类，三彩较少。三彩品种有武士俑、男骑俑、马、碗、杯、砚台、细颈瓶等。另有赭色釉碗、钵、豆、盘、薰炉、三足炉等。

章怀太子墓——位于乾陵东南约3公里处，是乾陵陪葬墓之一。章怀太子名李贤，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第二子。上元二年（675年）立为太子，调露二年（680年）被废为庶人，开耀元年（681年）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县），后被逼自杀。中宗复位后，于神龙二年（706年）以雍王身份陪葬乾陵。景云二年（711年）以章怀太子身份与夫人房氏合葬。

墓中出土随葬品600余件，绝大部分是陶器，其中有三彩男立俑、三彩女立俑、三彩武士俑、三彩文官俑、三彩牵马俑、三彩镇墓兽、三彩马、绿釉花盆等。

独孤思敬墓——位于西安东郊灞桥区洪庆村，墓地的东边紧傍起伏不平的骊山，西临灞水，北近陇海铁路。据墓志记载，这一区域是唐代万年县铜仁乡所属之地。独孤思敬曾为唐朝散大夫，葬于中宗景龙三年（709年）。

墓中出土器物48件，其中俑类占绝大多数，计有文官俑、武士俑、牵驼俑、牵马俑、马俑、驼俑和镇墓兽等31件。除1件女俑和9件仪仗俑为红陶质外，其余均为三彩俑。

越王李贞墓——位于礼泉县烟霞乡兴隆村以东，是昭陵陪

唐三彩

葬墓之一。李贞为李世民第八子，封越王，葬于玄宗开元六年（718年）。

随葬品共发现130余件，并有大量的无法修复的三彩和陶器残片。俑类有三彩牵马俑、三彩牵驼俑、三彩女骑俑、三彩马、三彩骆驼等。另出土三彩盘1件，三彩碗2件。

鲜于庭诲墓——在西安西郊南何村以北约100米处，墓地西边紧邻皂河，所处地势平坦，乃属唐代长安城西郊地区。鲜于庭诲是唐玄宗的亲信，先天之初（712年）曾参与平定“韦后之乱”。据墓志记载，鲜于庭诲的官爵是“云麾大将军、右领军卫将军、上柱国、北平县开国公”，开元十一年（723年）死后又赠为“右领军卫大将军”。

墓中出土器物全为俑类，分三彩俑和红陶俑两种。三彩俑共21件，包括文官俑、女俑、男侍俑、牵马胡俑、马俑、卧驼骑俑、骆驼载乐俑、镇墓兽等。

安元寿夫妇墓——在礼泉县赵镇新寨村东南约1公里处，是昭陵陪葬墓之一。永淳二年（683年）卒，光宅元年（684年）下葬。开元十五年（727年），与夫人瞿氏合葬。

安元寿在新、旧《唐书》中均无传，仅《唐会要》卷七十二有零星记载。墓志记载安元寿生平甚详，可补史书之缺。根据安元寿墓志得知，安元寿字茂龄，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其16岁即随李世民，入秦王府任右库真。玄武门之变中，曾担当重任。

该墓清理出较完整器物100余件，其中包括少量的釉陶俑和三彩俑。这些随葬品当在开元时葬入。

西安周围地区还有大量的中、小型唐墓，出土不少唐三彩器物。

沉睡千余载的艺术瑰宝重现光彩

1955年，在西安东郊王家坟第90号唐墓出土三彩女坐俑1件，三彩钱柜1件，三彩狮子1对。

同年，在西安东郊十里铺浐河西岸的第337号唐墓中，出土三彩器物60件，俑类有三彩武士俑、三彩牵马俑、釉彩男俑、釉彩女舞俑等；生活器皿有带盖黄釉罐、三彩罐、三彩碟、三彩碗、三彩砚、釉彩舂米机、三彩井、三彩灶等。

1959年，在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中，清理随葬三彩器物57件，分为三彩俑和建筑模型两类。俑类包括天王俑、女立俑、牵马俑、牵驼俑、马俑、驼俑、镇墓兽、骆驼载乐俑等。建筑模型有假山、八角亭、四角攒尖亭、房子等。墓主不详，但三彩俑的塑造手法和形制，与西郊鲜于庭诲墓颇为相似，当属盛唐时期墓葬。

1984年，西安西郊新西北火车站东侧基建工地发现唐墓一座，随葬三彩器物11件，包括镇墓兽、侍从俑、牵马俑、牵驼俑、马、骆驼、双龙系壶等。另有黄釉陶8件，包括男立俑、女立俑、鸡、卧猪、碓等。

1990年，在西安西郊简家村以南的热电厂工地，清理一座唐墓，出土三彩俑9件，釉色主要为绿釉。这组三彩俑，都是小件器物，形象生动活泼，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造型和生产工艺基本上与河南巩县“唐三彩”窑所出器物相同，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品种有骑马俑、牧童骑牛俑、拍鼓俑、猴头埙、麻雀等。另外还出土有三彩执壶、四系罐、碗、注子、三足盂等。

1983年，在户县西坡村清理唐墓一座，出土三彩器物有天王俑、骑马仕女俑、骆驼、马、牵马俑、牵驼俑、镇墓兽等。此外还出土三彩塔式罐底座2个，罐盖1个，罐顶部的陶塔2个，